

熵)。云南大学的冯艳滨认为“森林+养生”是森林旅游发展的重要趋势,“养生&中国文化”是养生旅游重要方式;森林养生旅游的开发要结合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创造特色鲜明、风格迥异的森林养生旅游产品。西南林业大学的黄佳认为大多数体育旅游项目具有生态旅游特征,体育旅游与生态旅游的融合需要强化生态旅游的价值原则,并对传统体育旅游产品进行创新,使作为“健康中国”重要建设路径的“体育旅游”成为生态旅游的主力军。

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教育

薛熙明

国家公园作为一种保护区类型,强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同时要求其间的开发活动与当地的环境和文化相协调(IUCN 1994)。自1872年美国创立黄石国家公园以来,国家公园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和传播。目前,中国内地共有10个国家公园试点获批设立。在实际运营管理中,大部分国家公园都还缺乏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甚至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投入。尽管一些国家公园打出“生态旅游”的旗号,强调在旅游中进行环境教育,但由于缺乏相关规范和激励机制,生态旅游很大程度上只被作为一种概念化的旅游方式,国家公园的保护和教育功能被严重弱化。在当前国家公园试点建设的关键时刻,国家公园需要展现什么样的教育理念以及应当如何展现,成为当前国内业界和学界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一、环境教育

国家公园的定义中强调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视,因而国家公园首先是一个保护区。但是,国家公园又不仅仅是保护一处物质空间,更需要借助这一空间,向公众进行恰当的环境教育,普及自然保育的理念,进而提高民众的环境责任。美国国家公园环境教育体系完善,有相应立法和制度保障,并设有专门机构管理公园内部的环境教育工作。这些活动丰富多样,区分度强,公众参与度高。如招募志愿者为游客提供环境解说服务,为有需求的团队游客开办环境教育讲座与研讨会,为不同年龄段和教育背景的人群设计不同的生态旅游活动。公园大都与当地学校保持长期合作教育关系,每年都会为周边学校的自然教育课程提供相关场所设施和服务。一些公园还着力于未成年人的环境教育,为他们开设有远程网络课程、亲子教育项目和少年骑兵项目。

当前中国内地国家公园的环境教育还远远滞后于国外。在中国的风景名胜区中有107个科普教育基地和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但是能够常年开展相关科教活动的少之又少。早在2006年就开放运营的普达措国家公园,除了解说牌、导游手册和观光车导游少量的介绍外,游客几乎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取

当地的环境知识。因此,公园管理方一方面迫切需要增加参与性较强的环境教育活动,寓教于乐;另一方面,在园区专业人才不足的情况下,还需要相关机构和个人的共同协助。首先,派驻国家公园的相关科研机构责无旁贷地负有开展环境教育的义务。科研机构可设置小型博物馆,或结合自己的优势开展相关的科普宣讲活动。其次,环境 NGO 组织具有开展社会实践的丰富经验,公园管理方可将公园环境教育的工作进行分解,部分交由 NGO 组织实施。最后,环境教育也离不开社会群体的参与。在暑期旅游旺季时,公园可在高等学校招募相关专业的学生和教师志愿者,为游客提供生态解说服务。

二、乡土教育

根据 UN (2002) 的报告,占世界人口 5% 的原住民栖居地,包含了全球 80% 的多样性文化和 80% 的多样性生物资源。而世界约 50% 以上的国家公园正是在原住民的栖居地上修建的。但由于受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北美、非洲、大洋洲等地的早期国家公园都被视为“荒野”,居住在此的原住民都遭受了强制性迁移或去权。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原住民对国家公园土地的所有权或占有权和对公园自然资源的使用权才逐渐得到承认。IUCN 于 2000 年制定出一份有关保障原住民权利的工作指南。该指南强调要尊重原住民的地方性知识,并鼓励原住民参与国家公园的管理。这已成为 21 世纪各国国家公园普遍遵行的原则。

中国内地的国家公园同样无法与众多的原住民栖息地相剥离。在如何开展原住民社区保育工作方面,多数国家公园切实考虑了园区内原住民的利益需求,为他们提供工作岗位,给予一定经济补偿,或鼓励他们开办客栈、售卖土特产以获取旅游收益,但原住民生态文化在国家公园教育体系中的特殊作用却一直被忽视。原住民生态文化是在原住民生计活动和信仰体系中所包含的生态管理经验和对自然的认知方式。通过将生态文化转化为旅游项目,不但村民可以获益,而且可以极大地丰富游客的乡土知识。可借鉴在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经验,原住民会为游客介绍本地动植物资源,并送给游客一张标明本地鸟类品种的宣传单,以及关于 22 种本土植物在当地的使用方法的表格。国家公园建设中,乡土教育不但是社区生态旅游的一个新经济增长点,而且也担负了沟通主客关系、传播地方性知识的重要功能。

三、爱国教育

国家公园的景观往往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特征,从而让人产生敬畏之心和难以忘怀的记忆。国家公园被冠以国家二字,不但标明了景观的身份和价值,更宣扬了其所具有的国家精神。事实上,早期美国国家公园的设立,便是为了在这个从内战阴云中走出的移民国家中,迅速建立起国家和民族认同,以便创造出足以与欧洲抗衡的新文明。一些学者称之为“风景民族主义”,即是表达了国家公园在建构民族认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方面的重要作用。在

美国国家公园的醒目位置,经常可以看见一些纪念碑,或纪念为国捐躯的士兵,或纪念为国家立下卓越功勋的公民,更有纪念那些传扬人类良善品德的普通人。加拿大杰士伯国家公园内的艾迪丝·卡维尔山,便是得名自一战时协助救护和转移多名战俘的英国护士艾迪丝·卡维尔。

国家公园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品牌,也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基地。国家公园在向国民展示中国独有的自然和人文魅力的同时,也应紧密围绕着环境教育、乡土教育和爱国教育理念,为公众关爱自然环境、尊重地方知识、强化国家认同和弘扬国家精神提供保障。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了中国国家公园的发展理念是“坚持生态保护第一,把最应该保护的地方保护起来,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遗产;坚持国家代表性,以国家利益为主导,坚持国家所有,具有国家象征,代表国家形象,展现中华文明;坚持全民公益性,坚持全民共享,着眼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开展自然环境教育,为公众提供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以及作为国民福利的游憩机会。”这一理念确定了今后中国国家公园将由盈利型转向公益型,其建设的重点也必将由旅游开发转向国民教育。

(薛熙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旅游生态效率的思想基础、分析作用与理论局限

李 鹏,李天英

环境变化是最大的全球问题之一,旅游可持续发展是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内容。旅游生态效率是生态效率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运用,是一定时空范围内,某一可以计量的旅游运营单位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所产生的经济价值与其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之间的比值。近年来,生态效率成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亮点,也是旅游产业生态化建设的重要领域和绿色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讨论旅游生态效率的分析作用与理论局限,对促进旅游产业健康发展具有指导作用。

一、旅游生态效率思想基础

生态效率是人类对环境问题所经历的漫长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要求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将对环境的影响降低至最小。

(一) 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行为反思

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972),人类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存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地球高峰会议(1992),人们注意到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责任;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2002),人们将注